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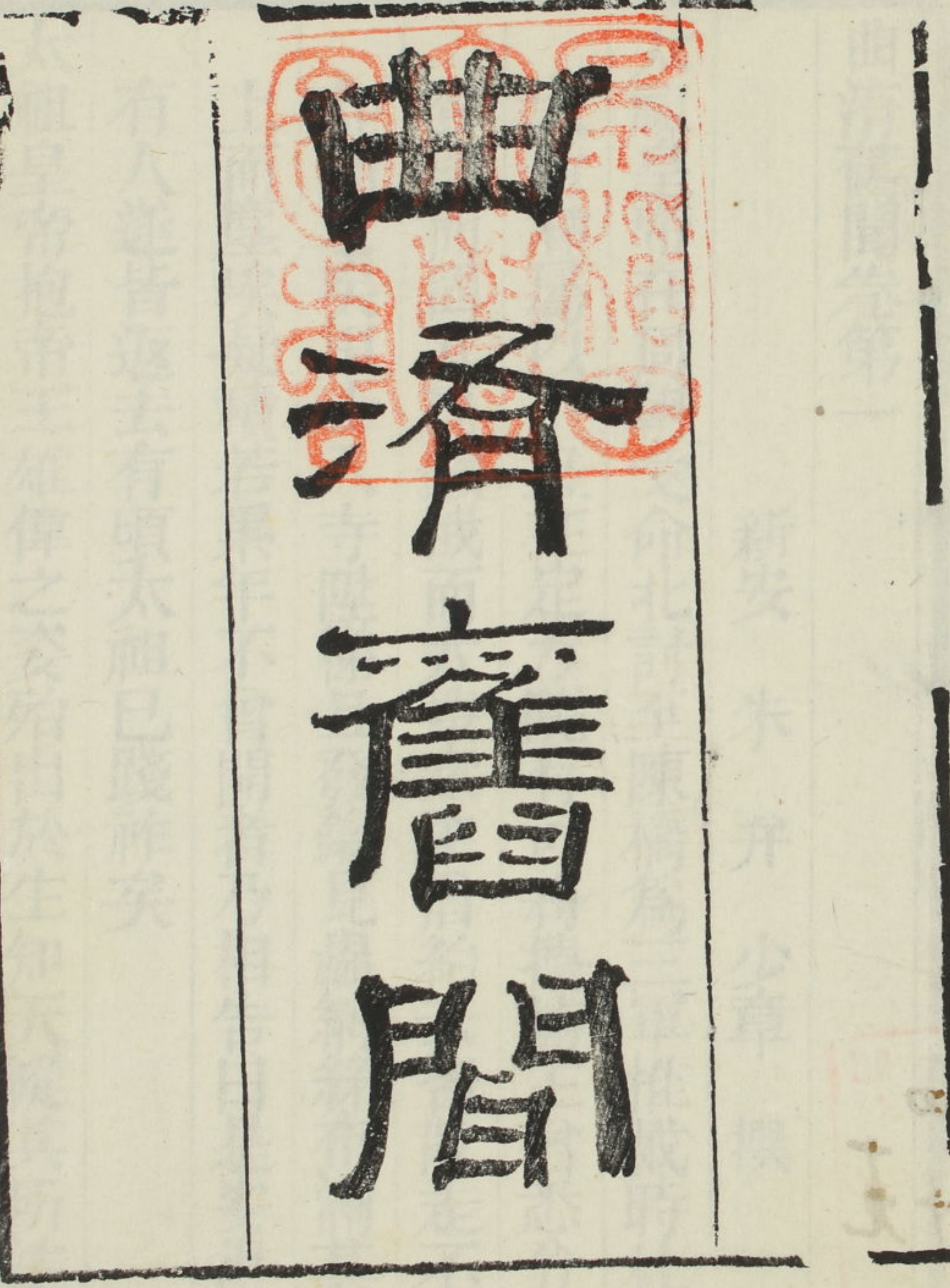
1 4  
1555  
212

2/2



1999  
SIS

曲  
濟  
齋  
閣



有人延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新安 未 并 少 章

1999

門 14  
院 1555  
卷 212

曲洧齋聞

昭  
和  
十  
九  
日  
未

曲洧齋聞卷第一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  
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  
登閣而固其扃鏞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  
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  
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  
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

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

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曰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旣還內左右密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閒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

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竝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已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

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卽叱去之如太陽京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卽位入廬多遜之言怒甚

世宗本紀卷一  
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  
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  
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  
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  
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  
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憫  
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  
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  
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  
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  
稱賀皆飲酬獨李文靖沈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  
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宜勸懽甚公不肖少有將順  
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  
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旣謂  
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

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慮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沉老矣  
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  
無之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  
其言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  
中而日拜之子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  
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讖云南人不可作宰相  
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  
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

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祚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讀世閒書讖  
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爲宰執用事者  
忌之而止迥卽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  
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  
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嘗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  
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畱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丞  
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畱晉公悟悔之不及

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僕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

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閹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柰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



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於位裕陵燒質索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為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

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

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

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 嘉祐四年孟冬裕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

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遜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旣成禮而強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佳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

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旣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一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

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  
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以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  
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  
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  
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  
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  
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  
喻也當時有三直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公

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陸離日面請聖訓上  
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  
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賤也每至  
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都  
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  
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  
帝王閒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肖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閒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爲子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閒亦無有左右曰酒尙有而云無何也荅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大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劔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

釐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恚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  
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  
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  
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  
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  
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  
好事安可不勉哉

公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  
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  
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  
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  
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  
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  
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  
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

由江有書卷一  
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  
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  
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  
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  
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  
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  
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龍

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  
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  
爲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竝  
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  
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  
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  
風度慶歷閒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  
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婉

蜿蜒磅礴真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爲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

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一

曲洧舊聞卷第一

新安朱弁少章撰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  
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  
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  
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  
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



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場二王已冠  
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  
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爲  
閒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  
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  
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  
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竝出也裕陵惑之

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  
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  
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  
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畱款甚洽其唱和詩亦  
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  
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  
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  
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

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尙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  
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  
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  
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  
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  
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

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  
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頌  
德音蔡持正旣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  
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  
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  
名正其罪紹聖閒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  
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  
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

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卽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卽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問者多自遽失對范忠宣立法本人情怨讟可慮造膝之際累數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

也帝爲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第其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眾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曰諸公不見其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閒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秦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

效青脣之唱之句神宗問青脣事近臣皆不知因薦  
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閒難言也容臣寫  
本上進本入上覽 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  
臣趙彥若何以不冑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  
不曾見其墜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  
焉

郭遠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遠知其少  
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  
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

碎之遠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  
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遠言自後遠論韶竝不報  
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  
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  
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  
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  
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眞是不  
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

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閒虞策經臣除吏部尙書止謝曰猶辭不已

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比之入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去朕方欲大用之卿

且勉焉

元祐姦黨置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

中而尙書省

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

因星變上

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于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

不得語而客皆杖筵以道徐曰者哲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肖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以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

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田間巷小

人尙不忍爲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閒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

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需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閒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畱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襍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爲

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誦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誅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旣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

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肖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上與樂全相見閒寒溫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



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昭壁後親聞  
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  
年間烏聲鶩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  
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  
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卽其家授以官堯  
夫方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畱告身在  
本府俟痊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諡曰康  
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  
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  
而無由相見之意波若畱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  
語悉報來叔弼旣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  
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  
事淳淳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  
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  
元豐閒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  
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淳淳蓋是分付

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此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彙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予時爲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是曲案老學庵筆記云晁以道名說之字伯以於崇寧初嘗爲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頰俱赤人皆不喻其意予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

習戰徒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為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為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曲洧舊聞卷第三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  
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為相忠  
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  
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  
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  
今以為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

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為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畱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醪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釀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一作唐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元祐閒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一作按官方往來之際見

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園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園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子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

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查道善鑿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庭宇

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即文懿

慧語此

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為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  
匡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  
咎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慤俄頃有雲  
起西北變隼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為立生祠  
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  
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

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  
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  
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  
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  
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  
庵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庵之語後作轉運使  
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庵來乃遣左右  
往問南庵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

經歷者既至庵即默識其寔坐寢息故處考南庵修  
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  
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  
於陋巷中義叟時爲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  
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  
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  
以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也

歐公父爲綿州司戶參軍公生於司戶之官舍後人於



官舍蓋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為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自為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穎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鎮傳敘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

多名目恐吏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

焉大麥續絹紬鞋錢食鹽錢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祕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子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今人少見者大率

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尙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畱晁美叔同匕筋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豉棊子而止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爲忠宣公之子

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閒申公當國或以爲言公不荅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者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爲子說其事歎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爲都司一日臺疏論稽違事

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違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寬大君等無惑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慙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荅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子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

十年閒居海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荅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祕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閒爲祕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

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其端爽謂人曰  
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  
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  
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  
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  
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  
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旁求  
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為然  
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

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  
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曰具道所以願見之  
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中平以前宰執稍禮  
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 饋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予 強記覽漢書五  
行俱下對黃卷荅客笑語終日 意及掩卷論  
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 坡作溫公神  
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 第坐未定自言

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嗟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 馴也

晁之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瑄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為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

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

詠萼

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酷好梅也為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於溱洧之閒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中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迥媚亦好作詩嘗為都廂人頗才之

中嶽頂上松榦如插筆其閒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

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  
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  
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閒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  
之頗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爲鷺鷥花取其形似也  
亦謂五里香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癢樹也其花夏  
開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閒桃自開其核墮  
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

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  
州郭慎蒙陵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  
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  
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禦兒蓋地  
名梨所從出也按禦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  
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  
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

洛下一作中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亦猶折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溱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為罾音滲以取之以擣澤蓼雜煮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

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為解霜雨稔西北人呼為糜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為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酴醾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

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子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爲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曲洧舊聞卷第三

曲洧舊聞卷第四

新安 朱弁 少章 撰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負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給云彼有吾芟舍食飲略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其側驚異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爲師弟子不復王矣僧築庵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爲害學徒日盛



入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  
碑師祠堂塑像是真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  
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  
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  
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為後人笑談  
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  
山卓庵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

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  
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  
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  
虎庵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庵中患於乏水  
適有虎跑足湧泉聲沸徐清挹酌無竭因號虎跑泉  
而庵以此得名

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  
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

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爲殊異

祕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厠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卽愈自此名著於清涼

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鐫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顧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醃醋然後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 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爲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 直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跡罕到  
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絕掘山藥煮食  
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人疑生非也乃共掘之  
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一可享半月戲目爲  
玉注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一其下爲玉柱  
川鬻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  
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扁而尖一 曰西蕃比年近畿人  
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

花結實後移植禁藥子嘗遊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  
開卽謂此也

十隈山卽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  
種木身幹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  
爲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藥者云其根卽黑狗脊也按本草圖  
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蕨  
老修書遺其說耳 次人雖採蕨爲蔬茹然不知其  
名但呼爲小兒拳子遊龍福寺見 道傍自爾歲遺

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爲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爲刺楸  
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  
益人予在東里山中入歲常以此詢因移植後圃蓋  
無可玩者特爲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畿西山水勝處考寺碣始建於隋泉色  
如琉璃湧爲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  
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一  
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卽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  
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  
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  
入用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爲紅灰藜徒弔切古人食之多以  
爲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蔬  
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幹輕而  
堅以爲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爲牀者往往  
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爲祕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

者易名為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閒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岫一作

一作岫或

云為雷臺字子堅

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

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為詳備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岫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偉致

仕居許下被俘惠子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說似中州人輒鑿蹙莫有領

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

閒見供備庫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

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

香火其體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許人宜和閒其族

人云尙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南山賦思歸樂言趙卿

事不誣而東坡荅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

所苦京師國醫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寥之語與

元微之至南山所賦蓋為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  
常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

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

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為李衛公

僕射廟土人得衛公行一作竹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

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

者

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

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

類甘菊葉俗呼蔗今譌為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

甘也性溫行血尤宜產婦採去苦汁產後多食

之無害往往電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

家莫有知者

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

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于

柳為亭於其上為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

淪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刑僚

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踰時而浩浩湯湯倍加

厥初闔境神異之因易名為再來泉至今六七十年

焦土襄陵不增不減當時通判虢州王宏微為誌其

事刻石尚存焉

呂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既

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絳為一作終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

臣幼為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才

叔喜自負其文謂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濤為

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制

誥尤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錄

冊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為太常丞

制以二公竝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

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

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

三一作四五編者世之畜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

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

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直常高一一作一倍倍一作一倍高一作一倍陳叔

易常為子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饜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

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實易句字與

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為疑孫皓問張尙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尙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已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川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為舟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遽謂柏不可以為舟

意

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  
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爲舟鄘亦然乃獨於邨  
風釋之可以概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  
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尙之  
勝已然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  
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  
之子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  
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  
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秉則正  
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  
言具在六經不可揜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  
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  
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  
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  
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然亦未

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秉則之言為然

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閒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姓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敏以常潤團練推官為福建常

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閣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為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第四

由清舊聞卷第五

新安 朱弁 少章 撰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且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里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晁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為開封府解頭大

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表姪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啓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荅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啓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閒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祕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

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口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尙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

由作書門卷五  
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  
涕雨集徽宗一作道君踐祚流入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  
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勅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  
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  
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  
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  
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詆學但自  
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詆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  
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  
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雷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  
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  
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  
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  
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  
登第無疑矣夢中誥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

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會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囑付之旣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

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荆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晝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

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承君建中靖國閒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邠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



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不謂之孝可乎使  
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  
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  
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  
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  
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  
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  
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

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  
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  
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  
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  
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  
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  
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

溫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梗薦以蒸子驚吳興庖  
人所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會坑鬪品  
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  
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楸  
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  
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  
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  
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

漆益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  
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  
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  
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瀉酒爲膏以  
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  
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  
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  
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

髓研爲膏入滴酒中則醇醲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遊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

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葢亦燒丹也丹欲成而鑪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閒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

終無成亦以世閒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康崑  
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  
半遺段乃得之子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  
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爲李  
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  
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

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  
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轆弦薄媚  
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  
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  
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  
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  
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  
合黃鍾請悉別製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磨

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  
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  
俗日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  
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  
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日果如  
吾言爲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  
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  
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橐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  
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  
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  
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  
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  
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  
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  
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

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溫公旣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

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向戒敕言者不許彈

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聞東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關略細故一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爲天下計當如此

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傑三李先

等元豐以後次第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千餘事而訴理所纔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爲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爲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誤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韓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

熙寧大臣以縉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閒置訴理所專爲新州之黨上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爲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爲郢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膚斷有八百件之冤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